

# 关税争端对中美贸易差额、贸易条件与贸易结构的影响\*

鞠建东 王晓燕 李昕 侯江槐

自2018年以来，中美关税争端涉及超过4607亿美元商品，堪称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战。至今，中美仍有过半数的双边贸易额面临平均20%的额外关税影响。加征关税导致中美贸易额在2019年显著下降，中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的态势。虽然关税在双边层面上缓解了中美贸易逆差，但却在多边层面上恶化了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和已有文献结果不同，本文发现，受关税影响中国一半以上行业对美价格贸易条件在2019年出现恶化，中、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最为明显，但关税战并未影响中国全球货物贸易稳步发展的态势。关税在短期提升了美国对华价格贸易条件，但却使美国对华出口结构再次背离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综上，美国的关税大棒除短期缓解了对华贸易失衡外，并未实现对华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华贸易结构的改善。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 关税 第一阶段协议 贸易条件

2018年7月6日中美相互实施第一轮加征关税，标志中美关税争端实质展开。

鞠建东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主任；王晓燕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李昕（通讯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 xinli@bnu.edu.cn；侯江槐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鞠建东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大专项项目“妥善处置中美经贸摩擦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8VFH003）的资助；李昕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就业创造与分配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71803011）的资助及国家统计局2017年投入产出课题“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分析”（项目号：07）的资助；王晓燕感谢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中美贸易争端与疫情下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与出口质量研究”（项目编号：2020T130358）的资助。本文感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实习生马雪琰参与数据资料整理，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捷老师参与讨论与点评，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专业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报告，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美国华盛顿签署前，有约67%的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面临15%~25%的关税增幅，约60%的中国自美国进口产品面临5%~25%的关税增幅。<sup>[1]</sup>初步估算，中美关税争端涉及超过4607亿美元商品，堪称史上规模最大。虽然第一阶段协议避免了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所导致前所未有的经贸紧张局面进一步升级，然而两国关税并未实质取消。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鲍恩的研究，协议签订后，仍有64.5%的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及56.7%的中国自美国进口商品面临额外关税影响，美对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税率虽然较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前的21%下降至协议签订后的19.3%，但依然显著高于关税争端前3%的平均水平，中国对美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也从关税争端前的8%显著升至关税争端期间的21.1%，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略微降至20.9%的对等水平，中美或在相当时间处于高关税状态。<sup>[2]</sup>

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有效管控经贸分歧，更有利于稳定全球市场信心，缓解由于中美关税争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在肯定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对恢复中美经贸往来、稳定全球市场信心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并未解决美国对华长期关切，这从美国时任财长姆努钦于2020年1月15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访问时谈及中美第二阶段谈判内容可见一斑。姆努钦提及，华为在美市场准入问题涉及美国安全问题将被单独处理。同时，两国最关心的网络安全问题也将放在第二阶段协议中讨论。<sup>[3]</sup>与此同时，中方关切的取消自2018年以来所增加的双边关税，也还未能实现。可以预见，中美第二阶段谈判或更加复杂困难。通过梳理2010年9月20日莱特希泽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上针对中国入世10周年的证词（简称“莱特希泽2010证词”）、2017—2020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中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承诺情况报告》（简称“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2018年3月23

[1]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China Tariff Actions by the Numbers”, October 9, 2019, <https://fas.org/sgp/crs/row/R45949.pdf>[2020-08-02].

[2] Bown, C. P., “Phase One China Deal: Steep Tariffs Are the New Normal”,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phase-one-china-deal-steep-tariffs-are-new-normal> [2020-08-02].

[3] CNBC, “Mnuchin Says More Tariffs Will Be Rolled Back in Phase Two of Trade Deal”, January 15,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01/15/mnuchin-says-more-tariffs-will-be-rolled-back-in-phase-two-of-trade-deal.html>[2020-08-02].

日美国发布“301调查”结果（简称“301报告”），以及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表1）。本文认为，贸易不平衡、市场准入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美方关切的部分问题已不同程度地体现在第一阶段协议中，正逐步得到缓解。<sup>[1]</sup>然而，强制技术转让、产业政策和国企补贴、网络安全等问题或在第一阶段协议中表述不清，可执行力较弱，或未进入第一阶段协议，将成为中美下一阶段谈判的重要内容。

表1 美国对华发动关税争端表面起因

| 美国关切   | 报告名称         | 具体细则   | 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  |
|--------|--------------|--|---|
| 贸易不平衡  |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 | 不公平贸易伤害美国公司和工人   | 未来两年内，中国应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800亿美元），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                       |
|        | 莱特希泽2010证词   | 2000-2009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长17.9%，数百万制造业工作岗位因此流失   |   |
| 市场准入   |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 | 许可证限制；没有开放电子支付服务市场   | 禁止强迫外国公司以技术转让作为获取市场准入，行政审批的条件；加大银行、信用评级、电子支付、资管、保险和证券、基金管理以及期货服务等金融服务业的开放 |
|        | 莱特希泽2010证词   | 操纵标准和技术法规；利用监管程序阻止美国服务供应商进入中国市场；关税水平较高，比如汽车和录音录像设备；海关根据更高的参考价格而不是申报价值征税，实际完税价格更高 |   |
| 知识产权保护 | 301报告        | 盗取商业机密；歧视性许可限制   | 加强对商业秘密、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严厉打击盗版与假冒，打击恶意商标注册；加强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执行                   |

[1] Lighthizer, R. E., “Evaluating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June 9, 2010,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6.9.10Lighthizer.pdf>[2020-08-02];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2018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February 4, 2019,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2018-USTR-Report-to-Congress-on-China%27s-WTO-Compliance.pdf>[2020-08-02];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Findings of the Investigation into China’s Ac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Related to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novation under Section 301 of the Trade Act of 1974”, March 22, 2018,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Section%20301%20FINAL.PDF>[2020-08-02].

续表1 美国对华发动关税争端表面起因

| 美国关切    | 报告名称         | 具体细则  | 第一阶段协议相关内容                  |
|---------|--------------|---|-----------------------------|
|         |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 | 网络和物理盗窃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敏感商业信息；假货山寨；恶意商标注册            |                             |
|         | 莱特希泽 2010 证词 | 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执行不力                                  |                             |
| 强制技术转让  | 301 报告       | 利用所有权限制强制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以行政许可和审批程序强迫美国公司以技术转让换取市场准入 | 技术转让或应基于自愿原则且反映市场条件         |
|         |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 | 滥用行政程序、许可证管理；资产购买                             |                             |
|         | 莱特希泽 2010 证词 | 要求非中国公司转让技术                                   |                             |
| 产业政策/国企 | 301 报告       | 产业政策、国家战略和资金支持引导海外投资                          | 禁止以国家为导向或支持的对外投资开展获取外国技术的活动 |
|         |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履职报告 | 利用国有资本收购美国高科技资产；进出口替代补贴；原材料出口限制               |                             |
|         | 莱特希泽 2010 证词 | 原材料出口限制                                       |                             |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恰逢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爆发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争端，国际贸易领域学者自 2018 年以来发表了大量文章，对中美关税争端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基于加征关税对美国的影响视角分析，学者们主要基于关税的价格效应，通过分析微观产品的价格变化指出关税对美国总福利水平影响显著，特别是消费者福利水平下降明显。<sup>[1]</sup>在就业方面，美国的就业问题是结构性的，关税打击对

[1]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87–210, 2019; Cerutti, E., Gopinath G. and Mohammed A., “The Impact of US–China Trade Tensions”, June 5, 2019. <http://www.voxchina.org/show-3-133.html>[2020-08-02];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Who’s Paying for the US Tariff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610, 2020;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and Khandelwal A. K.,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1): 1–55, 2020; Ng, Y. K., “Why Does the US Face Greater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8(2): 113–122, 2020.

美国就业市场有害无益。<sup>[1]</sup>同时，相互加征关税会大幅减少中美双边贸易额，预计美国对华贸易降幅更加显著并将转移至墨西哥、日本、德国等国，且鉴于中美在特定产品贸易中的显著占比，两国关税争端必然对这些产品的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根本影响。<sup>[2]</sup>其次，基于加征关税对中国的影响视角分析，国内大量学者通过数值模拟比较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影响程度后发现，中美关税战对中国的冲击相对较大，而且此结论不受时间长短及关税覆盖程度的影响，较为稳健。<sup>[3]</sup>在应对中美关税争端的政策选择方面，学者普遍认为中美关税争端具有长期性，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应以我为主，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开放立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国家能力建设，以国家能力把握经济开放节

---

[1] 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第137~155页；Bouët, A. and Laborde D., “US Trade War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Emerging Countries: Make America and Its Partner Lose Again”, *World Economy*, 41(9):2276-2319, 2018; Fort, T. C., Pierce J. R. and Schott P. K.,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2(2): 47-72, 2018; Pierce, J. R. and Schott P. K., “The Costs of US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Have Been Acute for Some Workers”, in M. A. Crowley, eds., *Trade War: The Clash of Economic Systems Endangering Global Prosperity*, London, CEPR Press, 13-19, 2019; Flaaen, A. and Pierce J. R.,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s of the 2018-2019 Tariffs on a Globally Connected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9-086*, Washingto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2019; Hanson, G. H., “The Impacts of the U.S. - China Trade War”, *Business Economics*, 55(2):69-72, 2020; Benguria, F. and Saffie F., “The Impact of the 2018-2019 Trade War on U.S. Local Labor Markets”, February 19, 2020. <https://ssrn.com/abstract=3542362>[2020-10-28]; Li, C. D. and Whalley J.,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Economic Modelling*, March 17, 2020. <https://doi.org/10.1016/j.econmod.2020.03.017>[2020-10-28]; Handley, K., Kamal F. and Monarch R., “Rising Import Tariffs, Falling Export Growth: When Modern Supply Chains Meet Old-Style Protectionism”,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611, 2020.

[2] 崔连标、朱磊、宋马林、郑海涛：“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财经研究》，2018年第12期，第4~17页；吕越、娄承蓉、杜映昕、屠新泉：“基于中美双方征税清单的贸易摩擦影响效应分析”，《财经研究》，2019年第2期，第59~72页；Tu, X. Q., Du Y. X., Lu Y. and Lou C. R., “US-China Trade War: Is Winter Coming for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5(2):199-240, 2020.

[3] 樊海潮、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第41~59页；崔连标、朱磊、宋马林、郑海涛：“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财经研究》，2018年第12期，第4~17页；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第137~155页；Li, M. H., Balistreri E. J. and Zhang W. D., “The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 Data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CARD Working Papers, No. 595, 2019; 周政宁、史新鹭：“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基于动态GTAP模型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9年第2期，第20~31页；吕越、娄承蓉、杜映昕、屠新泉：“基于中美双方征税清单的贸易摩擦影响效应分析”，《财经研究》，2019年第2期，第59~72页；Tu, X. Q., Du Y. X., Lu Y. and Lou C. R., “US-China Trade War: Is Winter Coming for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5(2):199-240, 2020.

奏，积极应对关税争端影响。<sup>[1]</sup>与此同时，美国也应摒弃狭隘的单边思维，通过平等协商方式开创双边经贸合作，这才是解决两个经贸矛盾的唯一出路。<sup>[2]</sup>最后，基于加征关税对第三国的溢出影响视角分析，中美关税争端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与全球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国外学者采用事后量化分析和事前模拟分析对中美关税争端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美关税争端将对全球GDP和全球贸易产生0.1%和0.6%的较小影响。<sup>[3]</sup>同时，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导致的贸易转移效应会使欧洲、亚洲及拉美主要国家获益。<sup>[4]</sup>

截至2020年7月，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已逾两年，两年间中美两国贸易依存度是否因加征关税而下降？两国贸易结构是否因关税而呈现出有别于关税争端前的结构性变化？美国是否因关税手段而实现了对华贸易失衡的改善、对华贸易条件的改善、对华贸易结构的改善？本文在梳理中美两国关税税率及两国双边与多边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初步结果显示，第一，加征关税中断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依存度稳步上升的态势。虽然关税在双边层面上缓解了中美贸易逆差，但却在多边层面上恶化了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第二，与以往文献不同，本研究发现受关税影响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在2019年首次出现恶化，中国平均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行业数量是美国的一倍，其中，中、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最为明显。美国贸易条件

[1] 佟家栋：“中美战略性贸易战及其对策研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3页；刘建丰：“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开放 应对中美贸易摩擦——2018年第二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专家观点”，《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5~21页；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第72~81页；余振、周冰惠、谢旭斌、王梓楠：“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第24~42页；林毅夫：“中国的新时代与中美贸易争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59~165页；智艳、罗长远：“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9~59+146~147页；胡鞍钢、谢宜泽：“如何看待中美贸易战——基于国家能力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视角”，《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23~131页。

[2] 鞠建东、余心玓、卢冰、侯江槐：“中美经贸实力对比及关联分析：量化视角下的综合考量”，《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56~73页；宋泓：“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展望”，《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第74~99页。

[3] Bekkers, E. and Schroeter 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No. ERS2020-04, 2020.

[4] Bolt, W., Mavromatis K. and Wijnbergen S. V., “The Global Macroeconomics of a Trade War: the EAGLE Model on the US-China Trade Conflict”,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London: CEPR, No. DP13495, 2019; 王霞：“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制造业格局的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第22~40页；Ajami, R. A., “US-China Trade War: The Spillover Effect”, *Journal of Asia-Pacific Business*, 21(1):1-3, 2020.

的改善主要集中在农业。第三，关税争端在短期并未提升美国货物贸易的世界份额，同时也未降低中国货物贸易的世界份额。关税争端逆转了自2012年以来美国出口结构逐渐改善并符合其比较优势发展的态势。关税实质改善了美国价格贸易条件，但弱化了美国出口结构与其显示性比较优势关系是本文有别于以往文献的研究重点。

##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产品结构及两国关税水平变化

中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核心地位无可取代。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加工和生产中心，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研发和消费中心，区域与全球的合作在相当程度上围绕这两大中心而展开。此次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主要针对《中国制造2025》中航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美方意图昭然若揭，其挑起争端并非仅仅为了缩减“中美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劳工”。美对华部分产品加征关税还隐含其遏制中国发展高端制造业，意图从技术上阻断中国产品的转型升级之路。具体而言，在第一、二轮关税清单中，美国主要针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加征关税，而中国反制多集中于美国农产品及低技术制造业等初级品行业。在第三、四轮关税清单中，美国除依然针对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产品外，还纳入了大量低技术制造业产品。随着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品范围扩大，中国的反制领域也从美国农产品及低技术制造业逐渐深入到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及信息与通信技术类制品。在第五轮关税清单中，美国已将征税范围扩大到全行业，特别是纺织品和鞋类产品、蔬菜制品等与中国具有显著贸易互补性的产品上。受制于对美进口产品规模远远低于美国对华进口产品规模，中国的反制措施主要集中在能源产品。（表2）

表2 中美五次加征关税表

| 轮次      | 加税方 | 商品价值   | 加征税率 | 主要加税商品类别             | 生效时间      |
|---------|-----|--------|------|----------------------|-----------|
| 第一<br>轮 | 美国  | 340亿美元 | 25%  | 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汽车零件等高科技领域 | 2018年7月6日 |
|         | 中国  | 340亿美元 | 25%  | 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          | 2018年7月6日 |

续表2 中美五次加征关税表

| 轮次  | 加税方 | 商品价值        | 加征税率                          | 主要加税商品类别                    | 生效时间       |
|-----|-----|-------------|-------------------------------|-----------------------------|------------|
| 第二轮 | 美国  | 160亿美元      | 25%                           | 电子零件、化工、电池、轨道机车等            | 2018年8月23日 |
|     | 中国  | 160亿美元      | 25%                           | 褐煤、柴油、润滑油、石油沥青、大型客车、轿车、越野车等 | 2018年8月23日 |
| 第三轮 | 美国  | 2000亿美元     | 10%                           | 衣食住行、轻工业、机械制造、生活用品等方方面面     | 2018年9月24日 |
|     | 中国  | 600亿美元      | 部分10%，部分5%                    | 农业品、化工原料、轻工业品等              | 2018年9月24日 |
| 第四轮 | 美国  | 2000亿美元     | 由10%提升至25%                    | 衣食住行、轻工业、机械制造、生活用品等方方面面     | 2019年6月15日 |
|     | 中国  | 600亿美元      | 由10%和5%不等的税率提升为25%、20%、10%、5% | 农业品、化工原料、轻工业品等              | 2019年6月1日  |
| 第五轮 | 美国  | 3000亿美元第一部分 | 15%                           | 电机电气、机械设备、针织服装等             | 2019年9月1日  |
|     | 中国  | 750亿美元第一部分  | 5%~10%                        | 大豆、原油等                      | 2019年9月1日  |

资料来源：作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前后，两国对对方加征关税的商品目录进行了部分排除。对中国而言，美国政府的额外关税还将继续涵盖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运输设备、燃料及其他制成品。然而，从中国进口的诸如玩具和运动器材类消费品所面临的额外关税覆盖相对减少。对美而言，中国宣布将继续暂停对美国制造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报复性关税，并免除少数化学产品关税等。至今，仍有64.5%的美国自华进口商品及56.7%的中国自美进口商品面临额外关税影响。<sup>[1]</sup>

关税排除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影响。<sup>[2]</sup>以制造业为例，虽然关税导致中美两国制造业产品贸易额的显著下降，但含排除情况的制造

[1] Bown, C. P., “Phase One China Deal: Steep Tariffs Are the New Normal”,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pi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phase-one-china-deal-steep-tariffs-are-new-normal> [2020-08-02].

[2] 姚曦、赵海、徐奇渊：“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排除机制对产业链的影响”，《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5期，第26~42页。

业产品贸易额降幅明显低于不含排除情况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降幅。排除清单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两国相互加征关税给两国贸易带来的影响（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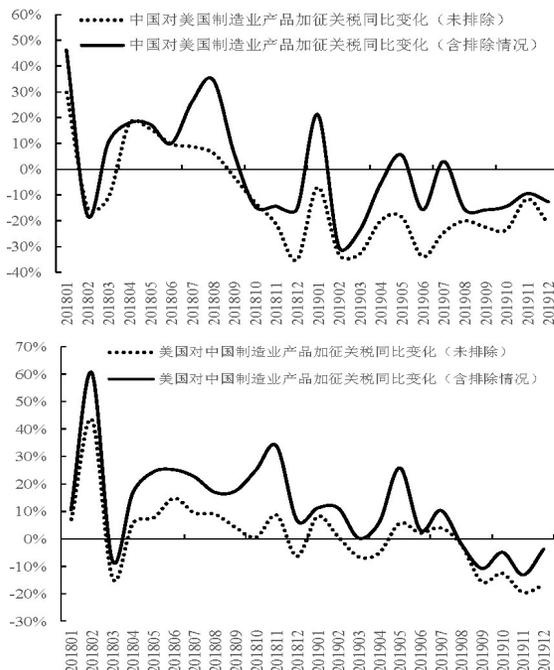


图1 两国加征关税制造业产品排除及未排除部分的贸易额增速变动

注：增速均为与2017年同期比较。

数据来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中国商务部，由作者计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及关税排除并未实质性地改变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主要集中于中间投入品这一事实。目前，仍有超过93%的中国对美零部件出口将继续受到美国高关税打击。对中间投入品加征关税提升了中美企业产品供应链的整合成本，使得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持续承压。

中国对美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2018年7月的7.2%上涨至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前的21.8%，美国对华进口关税平均税率同期从3.8%上涨至21%。第一阶段协议签订后中美两国关税平均税率分别小幅下降至20.3%和19.3%的对等水平。<sup>[1]</sup>同时，中美双边高关税状态从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关税平均水平的比较可见一斑。如图2所示，中美关税争端以来，中国对美平均关税税率与美国对华平均关税税

[1] Bown, C. P.,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s: An Up-to-Date Chart", February 14, 2020,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2020-08-02\]](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2020-08-02]).

率显著提高，而中国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关税税率平均水平稳步下降。根据商务部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9 年秋季）》，2018 年中国总体关税平均水平由 9.8% 降至 7.5%，平均降幅达到 23.5%，2019 年中国平均进口关税进一步下降至 5.8% 左右的历史低位。同时，根据中国政府网，2020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将对 850 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并计划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对 176 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五步降税。<sup>[1]</sup>相比之下，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关税水平在 2018 年之后小幅增加，根据 WTO 数据库统计，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关税税率由 2018 年的 3.24% 上升至 2020 年初的 3.59%，上涨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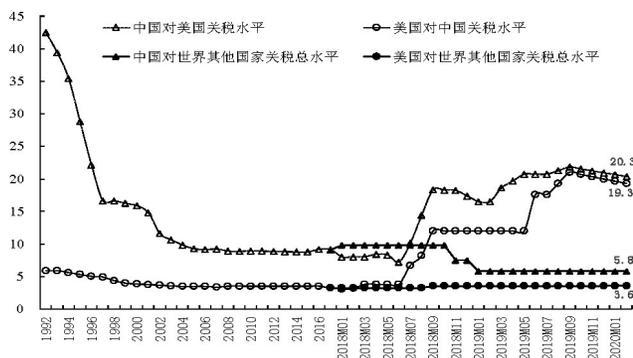


图 2 中美两国双边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关税总水平变化 (%)

数据说明：根据罗伯特·莱特希泽 (Robert E. Lighthizer) 于 2020 年 6 月 9 日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发表的“如何让贸易为工人工作”(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Workers) 一文提及 2019 年美国加权平均关税为 2.85%，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加权平均关税为 1.3%。本文计算的平均关税非加权关税与此数据口径不可比。

数据来源：1992–2017 年中国对美国、美国对中国平均关税税率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2018–2020 年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以及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关税税率信息来自 WTO 数据库，作者汇总。中国对美国以及美国对中国 2018 年中美两国关税调整导致双边关税变化情况参考：Bown, C. P., “Phase One China Deal: Steep Tariffs Are the New Normal”,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phase-one-china-deal-steep-tariffs-are-new-normal> [2020-08-02]。

虽然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有助于遏制中美两国关税不断升级的态势，稳定市场信心，避免关税争端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进一步的负向冲击。然而，中美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6.9.10Lighthizer.pdf>[2020-08-02]。

一阶段经贸协议并未打破两国高关税的格局，根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时任美国财长姆努钦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后的受访表态，中美或在相当时间锁定高关税的状态。从中国进口的9%的商品将面临25%的额外关税，有78%的商品进口将面临7.5%的关税，而只有13%的商品进口不会面临美国惩罚性关税。

## 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对双边贸易结构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利用关税大棒对华强硬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遏制中国崛起避免对美形成战略竞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二是为了改善美国对华贸易长期严重失衡的不利局面，重构后危机时代符合美国贸易利益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从2018年7月中美双方相互加征关税以来，在中国的关税反击下，美国是否因关税手段而实现了对华贸易失衡的改善、对华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华贸易结构更符合自身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在中美关税争端满两周年之际，本部分拟就双边关税对两国贸易结构影响的事实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前期文献因数据时限导致关税影响判断的局限，并为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协定谈判提供支持。

### （一）加征关税与中美贸易平衡

加征关税中断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稳步复苏的态势。一方面，2019年中国与美国对外贸易总量虽然较2018年小幅下降，但依然显著高于2017年水平。根据万得（Wind）数据，2019年中国总出口与总进口，美国总出口与总进口分别较2017年增加了9.9%和12.4%，6.4%和6.7%。另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占两国贸易总量的比重显著下降。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与美国自中国进口占美国总出口与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从2017年8.4%和21.9%下降至2019年6.5%和18.4%，降幅分别为1.9%和3.5%。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与中国自美国进口占中国总出口与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从19.0%和8.4%降至16.8%和6.0%，降幅分别为2.2%和2.5%。两国对外贸易总量的上升与双边贸易占比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加征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的负向冲击。进一步对比中美两国总进口额与总出口额全球占比的变化幅度（表3）可知，中美两国加征关税期间，中国总出口与总进口稳步上升，中国出口与进口的全球份额仍有所增加，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依赖程度降幅显著。相比而言，关税在降低美国对华进出口依赖的

同时，并未改变美国的全球市场份额。

表3 2017—2019年中美两国总出/进口额、双边进/出口额与两国进/出口全球占比变化率

| 指标                | 中国出口  | 中国进口  | 美国出口  | 美国进口  |
|-------------------|-------|-------|-------|-------|
| 全球占比变化率           | 9.9%  | 12.4% | 6.4%  | 6.7%  |
| 中美双边贸易占两国贸易额比重变化率 | -2.2% | -2.5% | -1.9% | -3.5% |
| 中美进出口总额占全球比重变化率   | 0.4%  | 0.5%  | 0     | 0     |

数据说明：表中正数表示2019年该项指标较2017年有所增长，负数表示该指标下降。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整理。

虽然加征关税导致中美贸易联系下降，有助于缓解两国贸易逆差，但关税却在多边层面上恶化了中美两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失衡。若将2017年作为基期，利用以贸易为权重的美元指数对2018年、2019年中美贸易数据进行调整得到两国实际贸易额变化，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并未受美加征关税影响，以价格指数调整的中国对美出口在2018年增加8%，使得当期对美货物贸易顺差显著提升14%至3169亿美元。随着美国扩大加征关税商品范围与征税力度，2019年中国对美进口与对美出口分别下降18.6%和9.9%，同期对美顺差下降5.8%。虽然中国对美顺差在2019年有所下降，但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的实际顺差规模却从2018年的259亿美元显著增加至2019年的1269亿美元，中国贸易顺差总额在2019年反而较2018年显著增加了24.1%。初步数据梳理结果显示，中国贸易整体形势依然呈稳步发展态势。其中，2018年和2019年，中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出口规模分别平稳增加7.1%和7.3%，带动中国总出口在中美关税争端时期依然呈现年均5.6%的正增长。美国方面，受加征关税产品的全球价值链联系影响，2018年美国对华技术密集型产品加征额外关税并未显著降低美对华进口及逆差规模，2018年美国对华进口及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依然呈现4.2%和7.5%的显著增长。2019年，随着美国第二轮、第三轮对华加征关税产品范围逐步扩大至含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全产品目录，美国对华进口和对华贸易逆差出现下滑。2019年美国对华进口、对华出口及对华贸易逆差同比下降13.4%、8.5%和14.8%。然而，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逆差总额从2018年4425亿美元进一步恶

化至5142亿美元，增加16.2%，拉动当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1.3%的上升（表4）。

表4 中美加征关税前后双边贸易及其对全球贸易实际值与实际同比增速  
(亿美元，%)

| 中国数据 |                 |                |                  |                 |                |                 |                 |                |                 |
|------|-----------------|----------------|------------------|-----------------|----------------|-----------------|-----------------|----------------|-----------------|
| 年份   | 中国进口美国          | 中国出口美国         | 中国对美顺差           | 中国进口世界其他国家      | 中国出口世界其他国家     | 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余额   | 中国进口世界          | 中国出口世界         | 中国贸易余额          |
| 2018 | 1517<br>(-2.2)  | 4686<br>(8.2)  | 3169<br>(14.0)   | 19340<br>(14.5) | 19599<br>(7.1) | 259<br>(-81.7)  | 20858<br>(13.1) | 24285<br>(7.3) | 3427<br>(-18.3) |
| 2019 | 1236<br>(-18.6) | 422<br>(-9.9)  | 2985<br>(-5.8)   | 19753<br>(2.1)  | 21021<br>(7.3) | 1269<br>(390.1) | 20988<br>(0.6)  | 25242<br>(3.9) | 4254<br>(24.1)  |
| 美国数据 |                 |                |                  |                 |                |                 |                 |                |                 |
| 年份   | 美国对华进口          | 美国对华出口         | 美国对华逆差           | 美国进口世界其他国家      | 美国出口世界其他国家     | 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余额   | 美国进口世界          | 美国出口世界         | 美国贸易余额          |
| 2018 | 5266<br>(4.2)   | 1175<br>(-9.6) | -4092<br>(9.1)   | 19517<br>(6.4)  | 15092<br>(6.5) | -4425<br>(6.1)  | 24783<br>(5.9)  | 16267<br>(5.1) | -8516<br>(7.5)  |
| 2019 | 4561<br>(-13.4) | 1075<br>(-8.5) | -3486<br>(-14.8) | 20661<br>(5.9)  | 15519<br>(2.8) | -5142<br>(16.2) | 25223<br>(1.8)  | 16594<br>(2.0) | -8628<br>(1.3)  |

数据说明：表中数据均以2017年为基期（2017=100），利用以贸易为权重的美元指数年度均值对2018年和2019年名义贸易额进行调整。其中括号中为对应指标的实际年均增速。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 （二）加征关税与中美贸易条件

加征关税主要通过影响进口/出口产品价格影响双边贸易，即关税通过影响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从而改变双边贸易状态。本文使用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考察中美两国相互加征关税对两国贸易利益的影响。常用的贸易条件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与要素贸易条件，它们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一国贸易所得。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出口价格指数/进口价格指数\*100%。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则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上涨，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比原来更多的进口商品，该国的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有利，得到改善；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小于100，则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

的进口商品比原来减少，该国的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不利，出现了恶化趋势。

自2018年中美相互加征关税以来，已有部分学者从价格视角对中美贸易条件进行了短期分析。例如，有些学者在讨论美国自2018年1月至同年9月五轮加征关税对美国宏观经济的短期影响时，发现世界实际价格随美国关税提升的弹性接近于0，美国并未能通过征收关税降低世界价格来让其他国家分摊关税的影响，从而增加本国总福利。<sup>[1]</sup>还有学者运用劳工统计局关于从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数据发现，在加征关税前，从中国进口的跨境价格几乎没有变化，加征关税后进口价格急剧上涨且与关税上涨的幅度一致。<sup>[2]</sup>中国学者崔连标等采用多区域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对中美关税争端的国际经济影响展开量化评估，结果显示，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福利、贸易条件和进出口贸易等视角看，关税争端是双输的结果且会带来明显的贸易转移效应。<sup>[3]</sup>然而，一方面，已有针对价格贸易条件的研究大多基于2018年的数据，受短期价格调整不充分影响，基于2018年的数据信息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加征关税对两国价格贸易条件的真实影响。特别是在加入2019年数据信息后，中美价格贸易条件会呈现与2018年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这与前文讨论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额与贸易顺差在2018年并未因关税而显著降低，但2019年却呈现不一样的变化趋势可见一斑。另一方面，中美加征关税具有行业差异，例如美国前期主要针对高技术密集度行业产品，而第二、第三轮才扩展至全产品；而中国前期主要针对美国初级产品出口即特定技术密集度行业的产品加征关税。由于不同产品具有不同的关税价格弹性，因此，针对不同产品征税会产生不同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化。本文运用2017—2019年的中国海关月度贸易实物量与贸易额数据，按年份及海关编码（HS2017）产品代码进行合并成年度数据后选择2017—2019年共有产品并计算年度单位贸易品价格，在对异常数据进行筛选后，最终选取4191种中国出口美国产品及2593种中国进口美国产品作为考察对象。利用海关编码（HS2017）与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第三版本行业分类匹配，将产品出口/进口值占其所属行业出口/进口值的比重作为权重汇总各行业产品价格，并对异常数据进行筛选后，

[1]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187–210, 2019.

[2] Cavallo, A., Gopinath G., Neiman B. and Tang J., “Tariff Passthrough at the Border and at the Store: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y”, NBER Working Paper, No.26396, 2019.

[3] 崔连标、朱磊、宋马林、郑海涛：“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财经研究》，2018年第12期，第4~17页。

得到以2017年为基期的2018年、2019年各行业价格贸易条件。详见下表5。

表5 中国对美分行业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指数及中美价格贸易条件（2017=100）

| ISIC Rev.3 | 行业名称          | 2018年出口价格指数 | 2018年进口价格指数 | 2019年出口价格指数 | 2019年进口价格指数 | 中国2018年价格贸易条件 | 中国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 | 美国2018年价格贸易条件 | 美国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 |
|------------|---------------|-------------|-------------|-------------|-------------|---------------|---------------|---------------|---------------|
| 1/2/5      | 农林牧副渔         | 95          | 126         | 87          | 120         | 75            | 73            | 133           | 138           |
| 13         | 金属矿开采         | 138         | 94          | 89          | 91          | 148           | 98            | 68            | 102           |
| 14         | 其他采矿和采石       | 144         | 98          | 130         | 98          | 148           | 133           | 68            | 75            |
| 15         | 食品和饮料生产       | 106         | 158         | 98          | 102         | 67            | 96            | 149           | 105           |
| 17         | 纺织品           | 107         | 106         | 106         | 103         | 101           | 103           | 99            | 97            |
| 18         | 服装制品          | 105         | 63          | 102         | 106         | 168           | 96            | 59            | 104           |
| 19         | 皮革、箱包、手袋、鞋类制造 | 98          | 112         | 96          | 165         | 87            | 58            | 115           | 173           |
| 20         | 木制品、稻草和编织材料   | 109         | 107         | 123         | 94          | 102           | 132           | 98            | 76            |
| 21         | 纸和纸制品         | 105         | 90          | 115         | 92          | 117           | 125           | 86            | 80            |
| 22         | 出版、印刷品        | 103         | 108         | 103         | 78          | 95            | 133           | 105           | 75            |
| 23         | 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   | 130         | 164         | 121         | 164         | 79            | 74            | 126           | 136           |
| 24         | 化学制品          | 99          | 112         | 97          | 110         | 88            | 88            | 113           | 114           |
| 25         | 橡胶和塑料制品       | 101         | 112         | 103         | 108         | 90            | 96            | 111           | 105           |
| 26         | 其他非金属矿物品      | 102         | 110         | 107         | 110         | 92            | 97            | 108           | 103           |
| 27         | 基本金属品制造       | 159         | 88          | 145         | 214         | 181           | 68            | 55            | 148           |
| 28         | 金属制品（机械设备除外）  | 105         | 113         | 105         | 113         | 93            | 93            | 108           | 108           |
| 29         | 未列明的机械和设备制品   | 80          | 97          | 63          | 97          | 82            | 65            | 122           | 154           |
| 30         | 办公、会计和计算机制品   | 108         | 114         | 105         | 88          | 95            | 120           | 105           | 83            |
| 31         | 电气和电子设备品      | 99          | 99          | 99          | 99          | 100           | 100           | 100           | 100           |
| 32         | 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  | 100         | 92          | 100         | 92          | 109           | 109           | 92            | 92            |

续表5 中国对美分行业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指数及中美价格贸易条件

| ISIC Rev.3 | 行业名称          | 2018年出口价格指数 | 2018年进口价格指数 | 2019年出口价格指数 | 2019年进口价格指数 | 中国2018年价格贸易条件 | 中国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 | 美国2018年价格贸易条件 | 美国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 |
|------------|---------------|-------------|-------------|-------------|-------------|---------------|---------------|---------------|---------------|
| 33         | 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 钟表 | 80          | 102         | 58          | 102         | 78            | 57            | 128           | 176           |
| 34         | 汽车, 拖车和半拖车制造  | 103         | 104         | 64          | 96          | 99            | 67            | 101           | 150           |
| 35         |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 96          | 108         | 92          | 108         | 89            | 85            | 112           | 117           |
| 36         | 家具制造及未列明的制造业  | 96          | 150         | 87          | 150         | 64            | 58            | 156           | 173           |

数据说明: 为便于分析行业价格的贸易条件, 本文考虑中国对美国出口与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共同行业。

数据来源: 中国海关数据库。

结果显示, 中国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受关税影响较美国显著。中美关税争端期间, 中国有14个行业价格贸易条件有所恶化, 一倍于美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行业数量。将中美两国各行业2018年和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简单平均后初步发现, 中国贸易条件在2018年为101, 相对于2017年加征关税前几乎不变, 未因美国加征关税而显著恶化, 但2019年, 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降至92, 恶化明显。这与前文报告的中美贸易失衡变化相一致, 2018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并未受美加征关税影响, 同比增加14%; 2019年中国对美顺差下降5.8%。相对中国, 美国对华价格贸易条件受关税增加影响而小幅上升, 2019年美国各行业对华简单平均价格贸易条件为116, 虽然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低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程度。若综合考虑关税对美国本土商品市场价格的间接负向影响, 关税对美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正向影响式微。

进一步区分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类型(图3)。中国方面, 包括橡胶和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中等技术含量制造业与化学制品、医疗精密和光学仪器、钟表制造、汽车与拖车制造等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等价格贸易条件受美加征关税影响, 降幅明显。究其原因, 高科技含量产品是美国加征关税的首选产品类别, 受关税影响时间较长, 调整价格贸易条件的时间也相对较长。2018年7月美国对华加征第一轮关税就以高科技含量产品为主。美国方面, 总体而言, 美国主要行业价格贸易条件自从2018年以来均呈现不同程度的改善。其中, 得益于中国对美国农产

品采购力度的加大，美国农业贸易条件改善显著。然而，受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价格疲软，以及中国对美初级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美国采矿业价格贸易条件有所下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不同类型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变程度并不相同，其不仅取决于征税程度，还取决于双方在不同产品生产的全球生产链联系。以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中美两国电气和电子设备制造业2018年和2019年价格贸易条件均为100，反映中国此类产品贸易条件并未因美加征关税而恶化，美国此类产品贸易条件也并未改善。由于电子产品生产具有较强的全球性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增加值贸易（OECD TiVA）数据库显示，2015年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增加值中有30.5%的份额属于国外创造的增加值。由于关税按固定比例对产品实际价值进行征税，所以，那些具有全球化生产特征且本国价值含量较低的产品受关税影响相对更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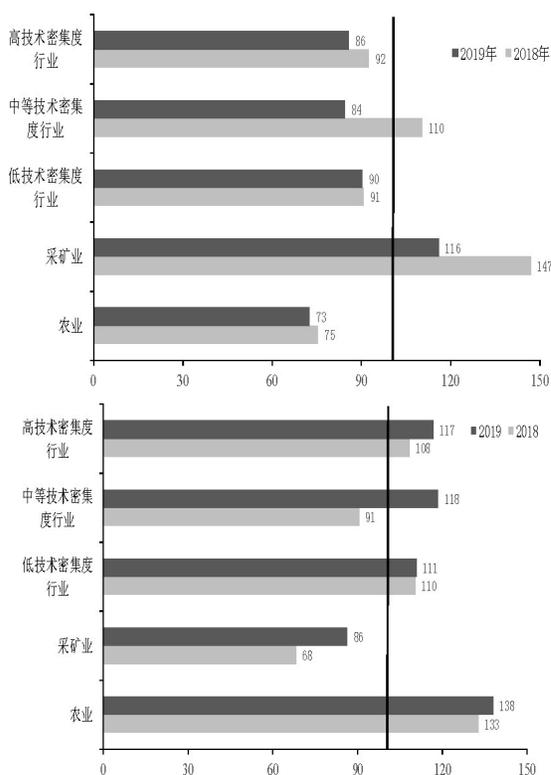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对美国（上图）及美国对中国（下图）不同行业价格贸易条件变化

数据说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类，国际标准产业分类第三版（ISIC Rev3），此处农业是农林牧副渔业的总和包括1-5，采矿业包括10-14，低技术密集度行业包括15-23、36；中等技术密集度行业包括25-28、37；高技术密集度行业包括24、29-35。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库。

综上，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贸易条件，同时也小幅提升了美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整体有利美国。然而，关税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受产品的全球生产链联系影响，产品的全球化生产特征越明显，双边关税对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就越小。同时，鉴于价格贸易条件是影响福利水平的诸多因素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两国的福利水平。关于“福利”方面，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加征关税对中美两国总福利水平均造成了损害。但在回答谁遭受关税损失更大的问题上，中美学者存在分歧。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贸易行为无视经济规律，导致美国总福利损失较大。<sup>[1]</sup>而中国学者多认为中国遭受的福利损失更大。<sup>[2]</sup>特别的，在美国，关税导致的福利损失几乎全部由消费者承担，政府和企业净福利水平反而因关税而有所增加。<sup>[3]</sup>

### （三）中美比较优势与出口结构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自上台之初便宣称由于中国高额关税、各类贸易壁垒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不公平贸易实践，美国经历着“不公平贸易行为”威胁。公平贸易内涵相当广泛，在此本文将与一国显示性比较优势相匹配的全球贸易份额的变化，作为考察一国是否获得了与其比较优势相适应的贸易地位的指标。一般而言，一国生产的产品具有越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则其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份额就会越高。然而，鞠建东等学者早在2012年就研究发现，中美贸易结构存在反比较优势，即美国在其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行业方面，对中国出口额相对较少，且其行业生产率超过中国越多，该行业对中国出口占其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则

[1] Ng, Y. K., “Why Does the US Face Greater Disadvantages in the Trade War with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8(2): 113-122, 2020.

[2] 樊海潮、张丽娜：“中间品贸易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福利效应：基于理论与量化分析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9期，第41~59页；李春顶、何传添、林创伟：“中美贸易摩擦应对政策的效果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10期，第137~155页；Li, M. H., Balistreri E. J. and Zhang W. D., “The U.S.-China Trade War: Tariff Data an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CARD Working Papers, No. 595, 2019.

[3]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The Impact of the 2018 Trade War on US Price and Welfa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4): 187-210, 2019; Cerutti, E., Gopinath G. and Mohammed A., “The Impact of US-China Trade Tensions”, June 5, 2019, <http://www.voxchina.org/show-3-133.html>[2020-08-02]; Amiti, M., Redding S. J. and Weinstein D. E., “Who’s Paying for the US Tariffs? A Long-term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No. 26610, 2020; 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and Khandelwal A. K., “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 (1): 1-55, 2020.

越低，这一现象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sup>[1]</sup>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全球贸易的份额逐年稳步提升。其中，中国货物贸易出口与进口份额分别从2001年的4.3%和3.8%提升至2017年加征关税前的12.8%和10.3%，2019年进一步小幅升至13.2%和10.8%，中国货物贸易世界份额并未因关税影响而出现下降。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与进口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分别从2001年的11.8%和18.4%逐年下降至2017年的8.7%和13.4%，2019年占比保持不变，关税并未提升美国货物贸易的世界份额。

图4对比分析了2000—2018年中美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RCA）<sup>[2]</sup>与制造业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贸易结构依然符合比较优势原理，在2013年以前，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随着中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的上升而稳步提升；2013年以后，中国制造业出口份额随着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的小幅下降而有所降低。美国的制造业出口份额与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依然呈现有悖于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2012年以前，美国制造业出口份额并未随美国制造业整体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的小幅上升而增加，反而下降明显。2012年之后，美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有所下滑，但其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却保持稳定。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华“301调查”后中美关税争端不断加剧，美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进一步下降，而其制造业全球市场份额降幅更加显著。可见，美国对华出口结构有悖于其显示性比较优势具有长期性特征，加征关税并没有改变这一趋势，无助于使美国对华出口变得更加合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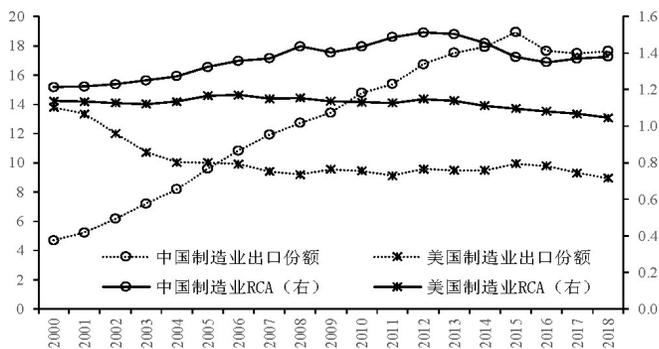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和美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与制造业出口全球份额 (%)

[1] 鞠建东、马弘、魏自儒、钱颖一、刘庆：“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3期，第805-832页。

[2] RCA为一个国家制造业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制造业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

数据来源：WTO 数据库。

进一步从全球及双边层面考察中美两国 259 个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与行业出口总额及行业双边出口额占行业总出口额比重的相关关系可见（图 5），从全球层面看，中国行业平均显示性比较优势与行业出口额之间的相关性稳步增加，而美国行业平均显示性比较优势与其行业出口额之间的相关性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不断下降。从双边层面看，美国行业平均显示性比较优势与对华出口占其总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在 2012 年之前一直低于中国该指标水平，反映出美国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其对华出口相对规模不如中国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业其对美出口相对规模，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出口结构相对更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一趋势在 2012—2016 年有所逆转，美国对华出口相对规模与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相关度逐渐提高，直至 2017 年中美爆发贸易摩擦并逐步升级成关税争端。2017 年以来，美国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与其对华出口相对规模的相关度显著下降，基于鞠建东等的分析，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政治方面的原因使得比较优势原理并不满足。<sup>[1]</sup> 诸如，美国对华系列出口管制措施及对华“301 调查”等阻碍了美国对华出口。第二，鉴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特殊位置，可能会造成中国向东亚国家或地区而非美国直接大量进口较高技术产品或中间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公布的《我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状况分析》报告，2017 年，中国大陆高技术产品进口排前 5 位的贸易伙伴分别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和马来西亚，所占比重分别为 19.4%、17.8%、9.1%、8.2% 和 5.4%。可见，中国大陆对美国高技术产品需求的减少削弱了美国对华出口。<sup>[2]</sup> 此外，2017 年 5 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研究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此举促进了中国的研发创新，进而降低了对美显示性比较优势行业产品的需求。2018 年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美显示性比较优势行业产品的需求降幅进一步扩大。关税争端使得美国对华出口再次背离自身显示性比较优势水平，加剧了中美双边贸易的结构性矛盾。

[1] 鞠建东、马弘、魏自儒、钱颖一、刘庆：“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经济学（季刊）》，2012 年第 3 期，第 805—832 页；Berger, D., Easterly W., Nunn N. and Satyanath S., “Commercial Imperialism? Political Influence and Trade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2): 863—896, 2013.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我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状况分析”，2019 年 4 月 25 日，<http://www.most.gov.cn/xxgk/xinxifenlei/fdzdgknr/kjtjbg/kjtj2019/201904/P020190425545841562293.pdf>[2020-1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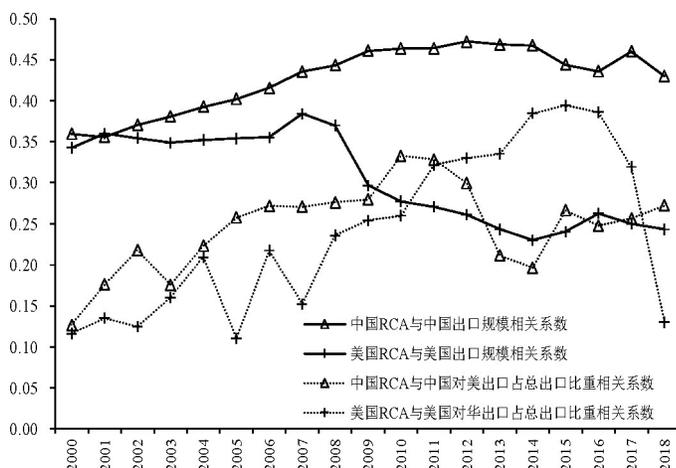


图5 中国和美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 (RCA) 与出口规模及双边出口占比相关系数变化趋势

数据说明：这里显示性比较优势与出口规模相关系数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 (UNCTAD) 公布的 2000-2018 年，每年所考察的 259 个行业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与出口额之间的相关系数。

数据来源：UNCTAD。

## 总 结

本文利用含 2019 年的最新中美贸易数据，旨在全面回顾中美关税争端以来，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对两国贸易余额、显示性比较优势、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条件等指标影响的基础上，以结果为导向评估特朗普政府关税大棒是否实现了对华贸易失衡的改善、对华贸易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华贸易结构的改善等目标。

首先，中美关税争端堪称史上规模最大，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影响受制于征税产品的差异。由于低技术制造产品利润薄，对关税导致的价格变化更加敏感，因此，在对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科技产品加征关税后，美国对华进口不断下降，显著降低了美对华贸易逆差。然而，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产生了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但这一效应同样具有产品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征税使得美对华进口下降的同时，也提升了美国对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口需求；当美国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纳入征税篮子后，不仅导致美国对华进口需求受关税价格效应影响呈现收缩趋势，同时还导致美国总进口需求的下降。后者主要原因在于，相对于其他产品，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中具有绝对竞

争优势，全球市场份额较高。加征关税导致美国国内对价格弹性较高的这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对华进口需求下降的同时，无法通过第三国实现进口替代，进而导致总需求萎缩与福利水平的损失。

其次，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确在进口需求萎缩及价格效应的多重作用下缓解了美国对华逆差规模，同时小幅提升了美国对华价格贸易条件。然而，美国对华价格贸易条件整体改善程度低于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程度。若综合考虑关税对美国本土商品市场价格的间接负向影响，关税对美国整体社会福利水平影响式微。大量文献研究显示，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会导致本国的福利损失。

再次，关税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受产品的全球生产链联系影响，产品的全球化生产特征越明显，双边关税对产品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就越小。鉴于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受加征关税的影响程度不同，相比而言，由于产品的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贸易特征，最终品受关税影响的程度高于中间品，因此中国的关税反制措施主要集中在对美最终品贸易领域。

最后，关税虽然改变了中美双边贸易额，却并未显著改变两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中国应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而采取的关税反制措施符合中国贸易国情，中国贸易结构符合本国显示性比较优势。相比之下，美国对华关税争端导致美国出口结构背离了其显示性比较优势，损害了美国乃至全球整体福利水平。■

（责任编辑：崔秀梅）

## Impact of Sino-US Tariff Dispute on Trade Balance, Terms of Trade and Trade Structure

*Ju Jiandong, Wang Xiaoyan, Li Xin and Hou Jianghuai*

71

Since 2018, the Sino-US trade dispute has involved more than \$460.7 billion in goods, making it the largest tariff war in history. So far, more than half of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affected by an average 20% additional tariff. The increase in tariffs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Sino-US trade in 2019, interrupting the steady increase in their bilateral trade dependence since the financial crisis. Although tariffs have eased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they have worsened the trad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at the multilateral level. It is found that more than half of China's industries affected by tariffs have deteriorated in terms of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9,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shown; the deterioration of mid-tech and high-tech manufacturing prices has been the most obvious, but the tariff war has not affected the trend of China's steady global trade in goods development. Tariffs in the short-term have increased the US prices and terms of trade with China, but it does again make the US export structure to China deviate from its level of demonstrat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t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improvement of its structure of export to China in the long run. In summary, apart from the short-term easing trade imbalances with China, the US tariffs have failed to achieve improvement in terms and structure of trade with China.

## Current Trend of RMB Appreciation and Policy Countermeasures

*Zhou Chengjun*

93

Exchange rate equilibrium, in the long run, hinges on relative purchasing power and can be reflected by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In the short term, exchange rate is determined by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in the case of a global currency, it is determined by transactions of that currency in the glob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Given the significant headway that has been made i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alysis of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large increases in the holding of RMB assets by play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ross-border flow of RMB. Overall, RMB will continue to appreciate. In tackling RMB appreciation,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 central bank, should cater to the trend of outbound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rioritize the use of RMB in the country's outbound investment. It should also encourage overseas play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to hold RMB assets and conduct foreign exchange transactions using RMB so that it can become a currency anchor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o sterilize the impact of lost competitive edge as a result of the RMB appreciation. Meanwhile, regulators should become more tolerant of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nd allow the market to determine its exchange rate; on that basis, the authorities should push forwar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monetary policy framework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ontinue to make production and resource distribution plans, make supply chain adjustments, 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optimize value chains in a more prompt manner.